

# 返回生存本身：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中的教育哲学阐释

杨耘硕 陈殊臻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中国·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技术理性深刻左右当代教育生态的背景下，如何守护并彰显教育的人文向度，已成为教育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雅斯贝尔斯从生存哲学的视域出发，围绕“生存的唤醒”“生存的交往”“生存的超越”三大母题构建了其教育哲学框架，阐释以内在“爱的斗争”为核心的“生存交往”构成本真教育的过程，论述了教育作为引导个体触及“极限情境”、迈向“大全”的超越性事业之可能性。

**关键词：**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存哲学；大学理念

## Returning to Existenz Itself: An Educational-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Karl Jaspers' *What is Education*

Yunshuo Yang Shuzhen Chen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wher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ecosystem, how to safeguard and manifest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 of edu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his book *What is Education*, Karl Jasp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constructs his educational-philosophical framework around the three major motifs of “the awakening of Existenz”, “existenti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Existenz”. He elucidates that “existenti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inner “loving struggle” at its core, constitutes the process of authentic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education as a transcendent undertaking that guides individuals to touch upon “boundary situations” and advance towards “the Encompassing”.

**Keywords:** Karl Jaspers; *What is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 0 前言

“教育究竟是什么？”——在高度技术化、信息化、全球化的 21 世纪，这一古老的苏格拉底式追问，反而因教育意义的消解而显得愈发紧迫。当教育的价值被简化为服务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当学生的成长被异化为在标准化测试中追求更高分的“军备竞赛”，当数字媒介的虚拟交往日益取代有温度的真实社群联结时，教育的本真使命——培育完整、自由、有精神深度的“整全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深刻的时代困境中，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教育思想，以其独特的哲学穿透力和深厚的人文关怀，为当今社会提供了一面反思自身的镜子。其教育思想选集《什么是教育》（*Was ist Erziehung? Ein Lesebuch*）虽非系统的教育学论著，却以其思想的碎片，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关乎人之精神成长的宏伟蓝图，召唤人类“返回生存本身”。论文旨在深入这一思想蓝图的内核，从教育学角度系统阐释其关于教育目的、过程与场域的核心论述，以期为当下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提供一份来自存在哲学的深刻启示。

### 1 生存的唤醒：教育的终极目的论

雅斯贝尔斯教育思想的基石，是对“人”的双重存在结构的哲学洞察，即对“此在”（*Dasein*）与“生存”（*Existenz*）的根本性区分。这一区分构成了其教育目的论的逻辑起点。

#### 1.1 “此在”与“生存”的哲学分野

“此在”（*Dasein*）是雅斯贝尔斯用以描述人的经验性、客体性存在的术语。它指涉人作为时空中的一个具体事物，一个生物有机体，一个社会角色（如学生、工人、公民），一个可以被心理学、社会学等实证科学所研究、分析和把握的对象。作为“此在”，人是有限的、被动的，会被环境和规律所决定。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制度，包括主流的教育体系，其运作逻辑往往就是围绕着如何管理、塑造和优化人的“此在”层面展开的。

然而，在雅氏看来，将人仅仅归结为“此在”，是对人性的贬低。因为在“此在”的经验外壳之下，潜藏着人更为本真、更为深刻的存在方式——“生存”（*Existenz*）。“生存”是个体独一无二的、自由的、自我选择的主体性存在，无法被客观化、概念化或工具化。“生存”不是一种“是什么”的既定事实，而是一种“能成为什么”的无限可能性。

它会在个体的自由决断、承担责任以及与他者的深度交往中得到呈现。如果说“此在”是演员所扮演的角色,那么“生存”就是那个在幕后自由地选择并演绎角色的、不可替代的演员本身。

### 1.2 教育作为“生存自觉”的助产术

基于“生存”这一哲学分野,雅斯贝尔斯提出了教育应当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教育的根本任务,不是为了塑造一个功能性的、符合社会标准的“此在”,而是为了唤醒和感召每一个独特的个体,使其意识到自身的“生存”潜能,并勇敢地踏上自我实现(*Selbstverwirklichung*)的道路。这是一种深刻的“生存唤醒”或“生存自觉”的助产术。然而这种“唤醒”并非通过简单的道德说教或知识灌输。雅氏强调,教育者必须创造一种能让学生“触碰”到存在之根本的氛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精神的传承与对话:教师应当让学生沉浸于人类伟大的精神遗产之中,包括哲学、艺术、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精神著作。此时,学生收获的并非僵死的知识,而是无数伟大的“生存”者留下的精神路标。与先贤的对话,能让学生超越眼前的琐碎,体验到人类精神的崇高与深邃,从而点燃其内在的“生存激情”。

②理性的边界与谦卑: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学习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当科学面对“意义”“价值”“爱”等终极问题而保持沉默时,学生便会体验到一种智性的“极限情境”(Grenzsituationen)。这种对人类认知有限性的自觉,是防止技术崇拜和科学主义自大的堤坝,也是“生存”意识萌发的契机。

### 1.3 对教育工具主义的深刻批判

从“生存唤醒”的视角出发,雅氏对现代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当教育的价值完全由其外在的经济或社会功能来衡量时,教育便放弃了其最神圣的使命。学生被训练成解决特定问题的专家,却可能对人生的根本问题漠不关心;学生掌握了高效的技能,却可能丧失了感受美、体验爱的能力。这种教育培养出的,是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是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此在”。雅斯贝尔斯警示我们,一个只致力于生产“有用”人才的教育体系,最终可能导致个体精神世界的荒芜。

## 2 生存的交往:教育的本真过程

“生存”无法被“教导”,只能在相遇中被“唤醒”。因此,“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 Kommunikation)构成了雅斯贝尔斯教育过程论的核心。雅氏认为,教育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师生之间能否建立起这种本真而深刻的精神联结,所有的教育学都有其规划的极限,因为人注定会以某种不可预知的方式同他人相遇。随着教育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教育内容的不可规划性。例如石鸥曾在其著作中提出:在本质上,教学在准备、超准备和无准备的背景下交叉展开,任何教学都建立在充分备课的基础之上,但充

分备课的准备不能适应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课堂教学现实。

### 2.1 “生存交往”的内涵:作为“爱的斗争”的对话

交往是教学认识活动的发生机制之一,也是教学认识活动与其他认识活动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雅氏所言的“交往”,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沟通。它是一种两个独立的“生存”主体,在追求真理的共同事业中,所进行的一场“爱的斗争”(liebender Kampf)。其核心特征包括:

①绝对的真诚与敞开:交往双方都必须放弃伪装,坦诚地展现自己的思想与困惑,并准备好被对方所改变。这是一段将自我置于风险之中的精神之旅。

②相互承认与尊重:交往以承认对方是与我平等的、拥有无限可能性的“生存”主体为前提。任何形式的操控、利用或轻视都会立即扼杀正在进行的精神交往。

③在斗争中求统一:这种“斗争”并非为了胜负,而是为了真理,其表现为毫不留情的相互诘问与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思想的交锋,双方才能共同克服自身的偏见与局限,在更高层面上达成对真理的共识,实现精神的共同成长。

### 2.2 作为“生存交往典范”的师生关系

雅斯贝尔斯将“生存交往”视为理想师生关系的典范。在其著作《什么是教育》中,雅氏批判了两种常见的师生关系模式:一种是教师作为权威的“独断式”关系(即“书院教育”),另一种是师生之间纯粹的“契约式”知识买卖关系(即“师徒式教育”)。雅氏认为,理想的教师应当扮演“精神助产士”的角色(即“苏格拉底式教育”)。该模式强调:

①教师的人格是教育的根本:优秀的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对真理充满热情的“生存者”。精神发展停滞、思想僵化、人格虚伪的教师,绝无可能引导学生走向“生存”。教师的人格魅力、对知识的真诚热爱、面对未知时的谦逊以及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是构成其教育力量的根本。教师的存在状态,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教育力量。教师并非知识的仓库,而是精神的火炬。

②以苏格拉底的方式教学:

教师的角色定位是“助产士”而非“塑造者”。教师不应为学生提供现成的答案,更不应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学生,而应像苏格拉底一样,通过巧妙的提问、持续的追问,帮助学生“产下”他们自己心中已然孕育的思想。这要求教师具备高超的对话技巧,始终将学生视为主体,尊重其独特的精神成长节奏。教学的艺术在于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既要给予学生自由探索的空间,又要在关键时刻予以点拨,施加挑战。

③师生共同成长:教育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在真正的“生存交往”中,教师同样是学习者。学生的提问可能挑战教师既有的认知,学生的成长也同样丰富着教师的精神世界。这种师生共同成长的动态过程,正是教育最激动人心的部分。雅氏的论述彻底颠覆了教师单向“施教”、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模式。

### 2.3 教学作为“交往”的实践场域

从“生存交往”的视角看，我们当前的许多教育实践都值得深刻反思。标准化的教学内容，以及以考试为中心的评价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真正的师生交往。教师被程序化的教学任务所累，无力同学生进行深入的灵魂对话；学生则在追求标准答案的压力下，逐渐丧失了独立提问和批判性思考的勇气。小班化的研讨课，远比大规模的讲座更有利于“生存交往”的发生；对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与自由讨论，远比对标准化知识点的记忆和复述更具教育价值。如何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内，通过小班化教学、研讨式课程、导师制等形式，创造出更多允许和鼓励“生存交往”的“微环境”，正是教育改革亟须回答的关键问题。

## 3 生存的超越：大学理念与精神家园

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最终落脚于他对“大学”这一特殊教育场域的理念重构上。作为《什么是教育》一书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大学之理念》（*Die Idee der Universität*）是捍卫现代大学精神的重要论著，也是其教育哲学的最高体现。雅氏认为，大学的本质是一个致力于无条件探寻真理的师生共同体，其生命力源于研究（*Forschung*）与教学（*Lehre*）的内在统一。研究是向未知领域的勇敢探索，教学则是这种探索精神的传授与延续。更重要的是，大学是引导人走向“超越”（*Transzendenz*）的精神殿堂。当科学研究到达极限，当理性面对存在的终极奥秘（如生与死、自由与必然）而显得无能为力时，人便会体验到那包围着一切、作为万物之基却又无法被完全把握的终极实在——“大全”（*das Umgreifende*）。在雅氏看来，大学教育的终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对“大全”的敬畏感和开放性，让学生明白人类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而世界的奥秘是无限的。这种对超越维度的感知，能够防止人陷入理性的自负和技术的狂妄，为人的心灵保留一片神圣的、可以安顿的灵魂家园。这一理念无疑是对当今大学日益严重的“技能培训化”倾向的有力回击。我们不应将大学的价值简化为排名、专利和毕业生薪资，而是应当守护其作为社会良知与精神灯塔的灵魂。雅斯贝尔斯曾警示道，为了避免精神根基的动摇，一个社会绝不能失去能够让一部分人纯粹为了真理而生活的大学。

## 4 雅斯贝尔斯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反思

《什么是教育》一书中的相关论述构建了一个以“生存”

为核心的教育哲学体系。雅氏在书中清晰地指出，教育的本质是一场在师生“生存交往”中展开的、旨在唤醒个体“生存”自觉，并最终导向“超越”的精神修养过程。在 21 世纪的今天，雅氏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因其深刻的预见性和批判性而更具现实意义。从价值层面看，它为我们抵御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浪潮提供了最坚实的哲学武器，召唤教育回归“树人”的根本宗旨；从过程层面看，它深刻揭示了“交往”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提醒我们在技术日益主导教育的今天，决不能忽视师生之间真实、深刻、充满人格温度的精神交往；从制度层面看，它为我们反思现代大学的使命与危机提供了参照系，呼吁大学坚守其作为自由探究真理的学术共同体的独立品格。

当然，我们亦需清醒地认识到雅氏思想的局限性。其对“生存”的强调带有一定的精英主义色彩，其教育理念对于大众化、普及化的国民教育体系而言，似乎显得过于“高远”而难以施行，但这并不能成为将其抛弃的理由。正如一些学者所说，雅斯贝尔斯的教育理念，并非一套可以直接操作的“工作方略”，而更像是一个用以校准我们教育实践方向的“理念指引”，其价值并非提供具体答案，而在于不断追问“为什么”，抛出时代应当聚焦的根本问题。对于正处在深刻转型期、致力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中国社会而言，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召唤值得我们深思，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为年轻一代的精神成长，为整个民族的文化根基而守护好教育这片净土。

### 参考文献：

- [1]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何谓教育:雅思贝尔斯教育漫谈[M].杨耘硕,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 [2] 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3] 石鸥. 教学别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4] 王策三. 教学认识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5]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 [6]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 邱立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课题项目：中国哲学、社会学汉德平行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横向课题，项目编号：HX2025129）。